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壬申盡十月三日丙寅

詔呂頤浩赴行在

十五日己卯王擇仁特授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韋壽佺特授中衛大夫昭德軍承

宣使制置司都統制太原經畧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李宋仁馮賽並與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兼河東路置使司都統制宋臣充平陽府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平陽府賽充隆德府路經畧安撫使兼知隆德府　已夘降旨韋壽佺李宋仁馮賽并河東諸山寨首領等能著忠義率衆戰敵四軍誓不屈節提番及擇仁遣人撫諭約期相應收復故地忠義顯著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内王擇仁德授通直郎徽猷閣差權發遣河東路制置司公事

韋壽佺等皆橫行遙郡知太原府為經畧安撫制曰王
擇仁策士謀國常以合從為先軍志論兵則以伐交為
貴乃知强弱之勢常存離合之間宜資總制之權用卒
衆從之聽以爾忠存衛社義篤尊君耻中原之見侵憤
强鄰之不道因連豪傑糾合師徒勵精銳之武卒將驅
攘于寇仇遣臨全晉參制帥權俾勇冠三軍或專爪牙
之用而盡護諸將卒歸帷幄之籌居則保輔車相依之
安動則成首尾俱應之勢率和衆志庸建茂勳尚覬厥

成嗣膺殊寵時河東已陷擇仁等但遥領其職

二十三日丁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上欲用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密薦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曰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福禍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蓍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凋巍巍真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姦望風而弭　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汪伯彥初為祁門令

王本門客秦檜與其兄梓皆從伯彥學崇寧二年伯彥第進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為宰相敗事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檜為宰相薦其才乃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高安殺楊彪詣王彥降楊彪高安皆楊進之餘黨也往來京西秋苗將熟即入房州界華谷劄寨刈稻而食有曹端下潰兵來將三百人來合軍華谷田苗已盡復出磬川又倉田苗盡退遣人齎狀詣王彥乞降許之已束裝行安殺彪而自率其

衆乃曰楊彪已受降復有向背之心高安殺之矣彥喜留安為將　孔彥舟為蘄黃州鎮撫使　孔彥舟在鄂州授蘄黃州鎮撫使中秋日彥舟作筵會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十二盞每盞出美人穠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十二盞每盞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議者謂臣庶之家在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瞻通家往還瞻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

之離潭之日奪取趙氏而行為蘄黃州鎮撫使每出獵與趙氏騈轡而往趙氏着銷金袍玉束帶戴失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之　李回為叅知政事　初秦檜自北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叅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也辭免不允批荅省表具朕録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切實而未嘗以名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與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

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茲恭豈牢辭之可免趣體朕意毋虛厥官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薦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侍御史沈與求言伯彥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宮祠　徐文軍明州　邵清欲以海船冦明州故命徐文軍于明州徐文者初在登州聚據

于吴山後轉海歸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吕頤浩加少保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乃命吕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為尚書右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

二十三日丙辰郭偉知太平州再任　郭偉知太平州捍禦崔增邰清有旨再任而偉已受代至是令依降指

揮知太平州再任制曰廼者潰敗之徒游䰟四出而爾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農斯亦勤矣與其更選于羣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官惟息疾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綏馭則可以奮武衛偉還至本州界代者右通直郎方承閉門不納具申朝廷御史臺稱見登郭偉贓私上降旨方承𢡸持朝廷理當行遣追理出身令江東路安撫大使司拘留取勘具案聞奏

二十四日丁巳王彦敗李忠于秦郊店忠奔于劉豫

李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與王闢退襄陽屯于中闢

闢殺端欲自統其軍忠不從與其衆戴白頭巾聲言為

端報仇聚衆數萬號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擾于京西斬

犯金州界有闚川蜀之心遂具公狀申宣撫司乞下洋

州闞𨺗點會張浚以為憂遣舉一行事務顏孝隆稟議

官蓋諒馳詣金州以撫慰為名探賾其意并以黄勑差

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申宣撫司稱

忠實有兵二十五萬有奇諒覘知忠不遜刼質孝隆不

肯赴商州任申宣撫司乞為備淩以孝隆為措委與元帥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興元洋州境内庶移文忠疾速發赴新任如願入關仰于關下解甲結隊以次進發忠去關二十里駐兵田翔數十日無解甲意一夜殺孝隆引去攻金州鎮撫使王彥率兵控禦忠沉鷙善戰又其下皆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横率門章駐於山上為官軍之策應别遣精兵與忠接戰彥于高山上觀之官軍

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內憾橫而外猶存禮貌也彥退舍秦郊見路傍居民則麾之使去曰賊甚銳不可當也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偃旗幟不鳴金鼓禁樵採又焚秦郊積聚若真遁者以誘賊秦郊去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聚彥悉出府庫所有名募必死士得千餘人改易麾幟知號設奇以候其至戰之前一日游騎出秦郊彥名將佐曰賊必以我為遁明日當率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郡城夜

半分官軍為三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于林間丁巳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猶未分也俄伏騎張兩翼繞出賊大奔潰擒馘萬數俘生口無筭輜械蔽野追襲至于永興軍至秦嶺因收復乾祐縣以歸忠奔于劉豫時金州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盡分部伍人皆讙悦彦方退舍秦郊也告急于宣司與元帥王庶遣偏裨雇晟及馮賽等赴援忠已敗走晟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大將曹威張敵萬腹心蔡大路三人盡獲

顏孝隆所賫黄勅告劉等賽者邵隆之將也自盧氏縣隨隆至興元投庶故庶用之　孟庾爲户部尚書江南荆湖宣諭制置使　李捧以其衆降於劉洪道　張琪在宣州南陵之間駐于孔村其次李捧者以兵攻琪琪敗走捧遂爲首其次即華旺也池州劉洪道差兵士往宣州買果子捧謂兵曰爲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劉待制招安捧遂以細果一擔附兵歸贈以金銀而軍中頭首皆有贈遺既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報

一同乃命統制官李貴且招華旺貴與旺同至貴得金
銀甚多洪道以旺為池州兵馬都監然後招捧捧亦至
洪道嚴容見之捧股慄謝曰李捧以遭亂世苟逃性命
遂與張琪結義為賊屢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張琪
惡心不悛久阻王化今李捧同率忠義之衆併殺張琪
張琪逃命不知所在故捧等願就招安為國家致死洪
道甚喜飲之酒捧一飲而盡并金盂與之洪道命其軍
至城下自馬牙至清溪口凡三十里遂問願歸農者給

公據放歸岸下艤舟百餘艘濟渡歸農人凡七晝夜不絶者以鄉里空虛往往皆餓死朝廷授捧以正使以其衆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詔求有謀策能還兩宮者　任直清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河南府孟汝唐州撫鎮使翟興遣辦幹公事任直清至行在上召見直清具奏汴洛間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欷歔久之直清以文林郎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制曰爾以諸生

奮身戎幕百舍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容有嘉忠恪官雖寄祿實是京僚蓬萊道山以儲英俊併用示寵錫以身章求之異時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攻效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者也朕之寵爾者厚矣爾亦思所以報之

翟興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翟興在河南以孤軍守國家之地忠義之氣堅若金石下詔褒之擢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仍命辭曰爾奮身校長不忘國恩獨以貔虎之師屢挫金人之衆輯綏民旅

祇奉寢園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爾功仍陟軍團俾服使節至是與始得為遙郡

十月一日甲子朔汪藻輪對劄乞通好達實林牙　劄子曰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為兄弟之國結之齊盟申以禍福歲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不可渝也宣和中奸臣有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數年國家遭金人之伐有振古未

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為此哉皆契丹之人攄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憾于我也其初伏思自阿保机有國唐末至今雖天祚怠于政事以致失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懷恩者衆遽亡必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嘗為國家私憂過計以謂金人暴虐動違天地決不久存其勢必滅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深今果聞達實林牙者有復振之說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

謂林牙雖振勢猶微也於尚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易為游說若募願使之人或令張浚就陜西募願行者取間賫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無它中間止緣奸臣疑惑朝聽遂至敗盟今若悉棄前愆偕之大道復好如初以安元元之衆庶幾改聽若俟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無及也此說果行中原有百世之安矣孰與失去一强敵得一强敵仇我益深者同日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劄子諸淮南屯

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歲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西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幾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葢可驅而去也淮南薦罹金兵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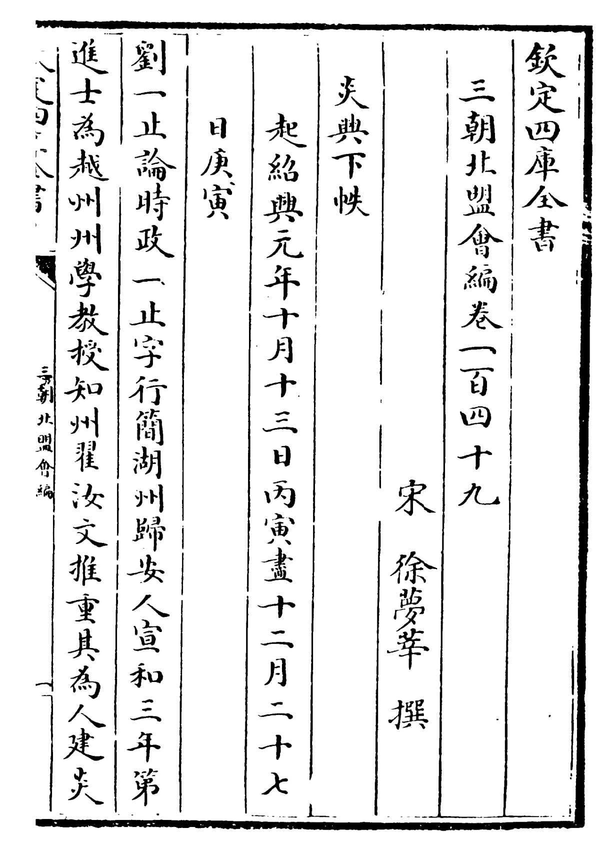
已弃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頣浩率諸頭項掐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栅除見存人戸田產可借外其餘移流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粮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出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三日丙寅朱勝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勝非知江州嘗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悮又乞歸

江西率師于洪州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粮無錢無餉無兵其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江西不赴江州新任之罪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帶鄉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江西帥司復歸洪州湖廣湖西依舊為南北路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元年十月十三日丙寅盡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寅

劉一止論時政 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第進士為越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推重其為人建炎

中避地姚江傳崧卿來攝郡政一日勸崧卿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則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崧卿感慨流涕會參政李丙得祠過郡留終日密薦一日人物議論宜在朝廷不使一日知也紹興元年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爲憂是吳命不長也未幾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而楚以

不亡是禍福相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以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一止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擢用而執政者不懌乃除祕書省校書郎至是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以君子成之不足以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

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為國之憂而無不至矣又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又上疏曰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頹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恩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

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

上覽奏嘉納是時庶事草創百司法令不全類以人吏省記便為與奪見弊為甚一止上言臣愚不肖蒙誤恩擢置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與奪夫法令具在奸吏猶得舞文令乃一切聽其省記故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

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定刋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臣愚伏望聖慈時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依赦令所立限刋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絶奸吏弄法受賍之弊天下幸甚上納之　李回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回為參知政事呂頥浩為宰相深不喜之遂出回知嚴州又知洪州為江西安撫大使

辛道宗浙東路兵馬副總管計置台温明州防遏事

王世冲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破之偽齊劉豫遣其黨王世冲以耆漢兵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誘世冲至皆斬之大敗其衆　賊兵丁順攻濠州丁順圍濠州攻擊兩月不退張德寇宏遣人間諸宣司告急宣撫司遣統制官酈瓊率本部兵攻横澗山瓊遣人招王才才不從瓊進兵欲攻才才急乃遣人招順歸寨順將退去而謀曰城久受圍民困可知矣我一旦退去彼必欣然出城我設伏以待之乘其倉卒可奪門而入于是順

使衆呼于城下曰不攻汝城矣來旦我歸矣城守者不信順夜以輕捷數百人伏于莽中未曉焚其寨煙火亘天輜重悉發喧呼而行城中皆以為順果退去少頃州人乃出城至其寨地滅煙火以拾遺良久順率而出州人亂相奔踐多為順所殺順乘勢叩城城中出勁弓以禦之相拒于釣橋未起城上嚻亂不知所為宏先止其嚻亂然後激使軍民盡力禦賊相持一餉間彼我皆疲賊乃稍退時出戰者無不被重傷而歸由是順以城不

可拔而退去順在城下兩月城外墳墓盡遭發掘民望之皆慟哭城西八十里有宰相王冀公欽若之墓順遣人發之凡玉瓶玉盃之屬不可勝計悉取而去是時官軍與賊皆乏箭賊取城外墓中棺槨為箭簳棄露其屍骸而城中之殯有敢匿者斬凡入城與浮殯者盡移屍于牀第間以棺木納官應沙木板及桶器之類取之悉盡由是存亡者皆遭其害矣　馬友及曹成戰于潭州曹成兵敗退曹成李宏在劉陽有不相下之心遂至相

併而宏徃潭州歸馬友友合宏屯于湘陰縣成亦移軍攸縣故友與成用兵相攻成不勝而退去　兩浙東陽縣兵馬副總管楊可輔上書畫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

十九日壬午金人攻鳳翔府寶縣

二十日癸未金人攻和尚原吳玠遣弟璘雷仲友及金人戰敗之追至玉女津擒英格貝勒等二十餘人　丁順圍濠州兩月既退張德自以守城在寇宏下遂欲以州印與寇宏左右曰不可德曰我始告急于宏宏率衆

來解遂能退賊使一城無虞在我之禮當以印與之彼感我之意必不留印且不損於實而有辭遜之名有何不可左右曰我為主彼為容容主之勢不可相敵今一旦以州畀之則彼之勢盛我之勢弱矣德不聽左右曰公其悔哉德遂牒州印與宏宏不辭而受之德怏怏不得意始自悔恨焉後朝廷授宏以修武郎知軍州事乃以真命知州初李玠權州也敵至城下玠出兵與戰用便宜借官以賞戰士凡借官文帖皆曰羣盜寇宏接戰

有功至有累借至正副使者且不下數百員至是人皆憂之宏微知其意悉以他功易之而借官仍舊於是人皆稍安

二十二日乙亥王德賫黄榜招降邵青不從先是邵青攻泰州不克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招之青受其招安即以舟船盡行至鎮江不住而過遇海船即奪之徑入海中駐于崇門鎮朝廷遣王德討之德駐于青龍鎮親率兵往崇門鎮而隔泥港青先遣人鋪板佈釘籤官軍

不知爭途而過多死于泥中官軍遂回青語德曰太尉後隅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捍數舟扼于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於險哉太尉可速歸也德曰邵統制你是好漢盡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國之法太尉可乞降黃榜以安衆心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德具申朝廷乞降黃榜朝廷從之乙亥德遣使臣二人賫黃榜至崇門鎮榜文大槩言據王德申掩殺水賊邵青其勢

困阨不忍廣殺乞降榜招降青見之大怒不納而單德忠之謀行矣　邵青受招安初邵青以舟船入也其妻囑之曰你豈不記作賊事發禁在獄中我剪頭髮與你送飯時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青既不受黄榜之招其次單德忠知將士皆有歸朝廷意且謂不殺閆在必不肯受招安會諸將晨謁青方與閆在圍坐德忠起身欠伸即掣刀殺于坐衆皆驚德忠曰今邵統制欲歸朝廷唯閆在不從今殺在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黙然

或報邵青青使其妻出船見諸將曰統制偶然傷風不安不知何故如是德忠具言閻在兊狠失將士之心恐亂軍政請統制出相見議事青乃揮涕而不出曰單統制若害青當好好分付不須如此德忠涕泣自明然後開論道理具説不可負違朝廷宜納兵以贖罪累數言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槍遁欵狀于官軍遂受招安

二十四日丁丑張俊加太尉　劉相置招受司于泗州

吳敏為湖南二廣宣撫吳敏宣撫三路置司桂林時

馬擴避地在耿州野衣竹杖日吟釣于山溪之上敏即起馬宣撫司都統制兼參議官又以其故人范直方為參謀　李允文伏誅　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罷郭偉為淮西巡使　以翟興軍為忠護軍自京城失守中原散亂逆臣劉豫憑恃敵勢竊據東濟河南距偽境不數百里官軍無日不與之交鋒河南一境東連鄭圃西接關陝北臨大河皆已從偽唯翟興都守一方三面鄰敵孤軍無援糧餉不繼敵人窺伺日急興忠憤所激誓不

與敵俱生每開諭将士以禍福監永一節與敵抗士卒莫不奮勵由是臣僚上言曰河南為國之西宅陵寢所在山川葱欝祖宗神靈之依兼形勢控扼河陽襟帶川陝西俯淮漢為王室夾輔天下之勢於此為重翟興于危迫僅存之地萬死一生招集散亡以忠義辛苦均有同無統率将士竭節用命保護陵寢捍禦邊陲迎敵獲捷摧破各師勸農耕桑粗立基本雖上至武功大夫下至義兵一例俱支糧二升至春時又或艱食多是無支

寧忍死不敢逃亡臣欲望陛下少加恩恤特賜寵錫軍名以示媿心朝廷則河外之人亦必知國家眷顧不忘之意遂以忠護軍爲名

十一月四日丁酉辛永宗權馬軍副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侍御史沈與求再言辛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　巨師古爲神武後軍統制兼權神武中軍統制

十五日戊申孟庾爲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使韓世忠

為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副使曹成馬友劉忠亂河南范汝為亂建州福建路制置使辛企宗不能討乃除孟庚宣撫使韓世忠副使命世忠提兵討之

十六日己酉辛永宗權江西兵馬副統制　王彥斬提舉一行事務趙横及中軍統領門璋王彥既敗李忠也凱歌回金州大賞戰士待趙横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時與兵將會飯語話如平常横亦不疑至是忽往教場點兵官具酒飲至四行叱横起使數其豐里不援之罪

命杖之百而勇士已捽捘執縛矣橫曰受杖何至縛耶彥曰爾之罪應死顧將曰敢有起身告趙橫者與趙橫皆死諸將皆不敢動彥數之曰豐里之戰吾屢麾使汝援之汝不援何也橫曰與賈寧爭氣耳彥問其故橫曰鎮推唯用提轄官賈寧及戰乃用趙橫乎彥以其罪遂斬之又叱門璋下堦數之如前璋曰璋為偏將有統制趙橫在不得自由彥曰見危不救安用將為何有統制之命并斬之再飲數盃而歸　張琪伏誅張琪為蘄賽

所擒檻送行在伏誅　權邦彥兵部尚書

十七日庚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罷上初欲相呂頤浩也富直柔與右司諫韓璜樞密院副都承旨辛道宗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尚書省提點李爰等每見上多譖短頤浩拜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結爲朋黨沮害頤浩入朝事直柔罷永宗已授江西路統管爰除名勒停璜遠小監當

二十九日壬戌曹成陷安仁縣執河南安撫使向子諲

曹成侵安仁縣入其郛大肆殺掠是時河南安撫使向子諲退在安仁爲成所執拘于軍中遂入道州

十二月詔百辟卿士各舉所知詔曰朕之不德宗社播遷方仰賾才思雪神人之大恥不有濟濟多士置戎周行則不能也且巳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故孟軻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近得陳襄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爲甚矣後世賾之以襄爲何如人耶今宣示百辟卿士可

各舉爾所知應内外侍從須得舉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備録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謬舉之罪無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惟善所在而公舉之朕將親選焉

八日辛未吕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吕頤浩亦以為便乃奏通商賈方商賈未通也甘草一兩為錢一貫二百而市亦無賣如生

董陳皮之類在北方亦皆闕之　邵青受招安為樞密院水軍總制先是杜充守建康時有秉義郎趙祥者監水門金人渡江邵青聚衆而祥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脫身歸乃依于內侍綑綑善小說上喜聽之綑思得新事編小說乃令祥具說青自聚衆已後蹤跡并其徒黨忠詐及强弱之本末其祥綴次序侍上則說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之忠義

十四日丁丑以彗星見及會稽火詔求臣庶言闕詔能

還兩宮者封王　詔存恤宇文虛中子孫宇文虛中建
炎二年爲祈請使使于金國不得如所請遂不肯還朝
獨令其副楊可輔歸上思虛中忠節乃詔存恤其子孫
虛中在沙漠聞劉豫任用張孝純嘗寄詩與孝純其斷
句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爲道西山賦蕨薇　辛企宗追
三官降宣撫司統制　傅崧卿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傅
崧卿以宣撫使到淮南得户部尚書印于權知泗州徐
宗成獻于朝廷先是宿遷縣趙瑱寨刼金人舟船于清

河口得于李棁妾之手也　吳敏降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路允迪致仕　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　金人知海州薛安靖通判李鞏巡檢使王企中領簽軍殺金人以其州來降

二十二日丁亥臣僚言王師所過州縣擄掠之害

二十七日庚寅吳玠除鎮西節度使吳玠除節鉞賞和尚原之功也　王彥敗桑仲于馬郎嶺克均州桑仲為襄陽鎮使也反藉專政之權以資跋扈之勢南攻德安

西據均州至是各以其衆分三道一攻荏口關一出馬郎嶺以擣洵陽縣使李擴呈之軍去金州不三十里王彥曰賊兵以我兵為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軍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荏口而彥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者幾月矣大戰者凡六日賊大敗奔潰彥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千衆克均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紹興二年正月車駕駐蹕紹興府車駕幸臨安府是時百司官府皆草創往往草舍以杭州州治為大内臨安府遷于奉國寺基

十二日甲辰曹成受河南二廣宣撫司招安曹成執河南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朝廷有詔撫諭成如願赴行在即仰放散江淮等路兵民外有堪出戰人將帶赴行在聽張招討節制麾衆不願聽張招討節制詾詾欲亂河南二廣撫司都統制兼參議官馬廣昔為節制應援軍馬使駐軍大名時曽遣人往諭成成即納欵聽命至是馬遣使臣張布賫劄子欲招成成受招安乃放出子諲又乞差人知道州參謀范直方曰曹成不可招從之

使赴行在馬曰彼既不顧遠出萬一促之是促使散而
為亂也不若招之藉以為用宣撫使吳敏憝直方之議
馬與直方入議狀馬議曰曹成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襲攻安仁縣刼掠財糧執安撫向龍圖入道州某蒙
宣相公令當面口念語言寫成諭撫曹成一行人馬劄
子差使臣張布齎去投下却於今年正月十二日曹成
差使臣劉睿機宜馮志與張布同來稱放出向龍圖乞
差人知道州又在准備將領魏富賫到申狀開具所准

樞密院劄子及詔書內事件并說日內顧得相公指
差差一去處其觀敵人之情既懼遠赴行在且畏屬張
拊討犀情詾詾思欲開散雖曹成有不得而制之者大
衆一潰為患難量某已將所差到馮志等說諭禍福示
以相公恩威信義使之解甲聽命馮志等莫不欣喜順
從顧候使司分擘使喚某所請聽彼歸降願約衆上下
悉與安排無令失所某提軍馬親至道州入曹成軍中
撫定分撥揀選強壯添隸五軍聯飫隊伍進兵長沙制

服馬友上副朝廷委任相公之意下安三路驚擾失業之民止是二月中可以就緒若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大繫朝廷之憂師老財殫無以善後上負朝廷之責下起兵民之怨雖欲保身不可得也某職在都統此敵人開闔之時正在亟欲以弭禍難伏乞相公詳酌二者之議究其是非斷決歸一或罷某都統制放歸田野或止絶參謀横議無爲含糊以誤國事敏曰奈何參議是故人某退曰聽用故人之言不采其論可與共事乎望

日以詩獻敏有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拂袖歸卧山溪敏遣追之不復還武關馬去又數日敏以資學宫祠之命到城即復散亂湖廣被其害直方得郡而去　遺史曰是時王次翁時在廣右二詩曰從薪曲突論無憑太尉山中混耦耕頭額爛焦曾未録參謀先已享專城近來出處事何如先輩風流掃地無忽有子充驚末俗一言未契便長驅　楊惟忠誘楊勍而殺之楊勍初曾陷處州作過後隨朱勝非在吉州

聚兵其心腹反屯于吉州朝廷命楊惟忠與劻叙同姓之歡邀劻會伏兵誅之遂併其軍亦有奔潰而寇河南者

張俊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沈與求為御史中丞制曰御史中丞執法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紀綱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任厥官而厭輿論者也具官沈與求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郡寄再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閑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啓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

當使羣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時雨之賴往其懋哉　遺史曰與求自侍御史除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與求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篇上之又禁衛單寡兵權不在朝廷與求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彍騎之法既壞猶有內外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部尚書兵部但舉

行文書而已顧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戌經理中興之志

二十三日乙卯岳諒臣知滁州先是權知滁州梅俊廸為王才所殺鎮撫使劉綱乃以張格非權知滁州也格非字正夫濮州人先權清流縣丞俊廸權知州也格非權通判格非權知滁州日嘗呼虞候陳用一聲不應即命斬之人皆股慄格非在滁州郭仲威餘黨犯境格非以腹心數十舟依山險以避之往来于城中而已其在

城中也即以厚賞募人發掘窖埋遺物其所得甚多請
流縣吏許原以女獻格非格非寵愛之乃用原為腹心
使原往行在料理得正任付身并鑄州縣官司印記原
取太平路歸遇賊被殺動與印記不知所在時州境稍
寧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乃奏乞差岳諒臣知滁州
以代格非格非受代厚載而行至烏衣諒臣已給枷在
烏衣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舟而去於是所齎之
物復歸官庫諒臣開鄉村尚有食人者命捕之一日捕

到六人諒臣曰如何得食人曰無糧可食諒臣曰汝知罪乎曰自知必死乞快死而已諒臣曰吾貸爾死爾為我捕捉周智張九最嗜食人者六人曰願執之以獻諒臣問其期曰期以旬日諒臣許之六人者旬日内果執周智張九至諒臣詰之無異辭即日凌遲處斬于市中自是食人者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友僧隨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韓世清屯于宣州其部兵多欲

作過者先是賣蒸餅者皆呌云一箇二五裹外一般葢言一箇賣二十五錢裹外皆是白麪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人欲自西廟巷放火為號内外皆火劫掠民財者至日西廟巷果先火倐忽城裏城外皆火世清往來彈壓遂不至劫掠實正月二十五日也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裹外一般謂是世清部曲之暗號知州李彦卿密遣監税趙令告之于朝遂有李光王夑之行

二月吏部尚書李光為淮西招撫使王夑副之李光王夑除淮西招撫使副謀取韓世清也　翟琮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金人侵陝西翟興令其子琮乘隙潛渡黄河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　知商州軍州事董先叛附于偽齊董先字覺民洛陽人初從翟興軍與金人戰勇敢為多先是李興以節制軍馬屯于商州也會先有耿氏之廹來依于興興釋其禍先感之以兄事興俄翟興俾先知商州先中心慊之密有害興意因尊

酒間伏兵甲執興于座中以制司之命械興令蘇堅衛送至制司欲於中途殺興行方雨舍宿山林庵舍中興夜夢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覺則羣卒熟寢興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送興使遠去興之二子一女二妾羣婢與表弟崔三舍人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為仇而劉豫勢亦漸盛且侵于商先遂以商州叛附于劉豫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㝠執韓世清于宣州送行在所李光以淮西置制使往淮西措置羣盜王燮為副二月晦日到宣州東門外下寨有韓世清下壕寨官白世清不可出城世清問其故壕寨曰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旦出城見光就留之乃曰得旨揀軍欲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以備點揀世清欲上馬馬已牽去世清不得已遂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於是執世清以歸

沈與求上言乞卻諸軍將進物是時大將入覲有進繒帛方物者用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上言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進獻稍侈令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嘉納仍降札獎諭與求於是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溫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行在所與求奏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

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
而焚之乃顯斥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從
之
七日戊戌翟明殺桑仲于郢州桑仲以屢敗于金州乃
移文郢州會霍明攻金州曰金州草冦遮道盡當勦除
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冦遮道主名為誰仲陰
怒之且有殺明之意明以措置郢州頗有條理市井買
賣漸有何生意近城多種二麥亦有戀郢之心仲以六

十騎徑趨郢州先以二十騎疾馳入城四十騎尚未到仲每下馬必梳頭為明所殺拘二十人入獄令供仲反狀以報朝廷初有譖隨州官吏侵欺官物入已者仲乃令於洪山磨院置獄取勘周節推以下官十餘員盡被追攝枷拷不勝其苦伍點檢者實主其事後仲遣伍點檢往朝廷得空頭官告二百道由德安府雲夢縣歸而周節推者為知縣時仲已被殺周節推以被勘拷掠之冤遣人殺伍點檢于路而官告莫知所在仲在襄陽也

以趙去疾為通判仲死李横為鎮撫使去疾猶為通判
後勸歸朝去疾被名見上問桑仲如何人去疾曰忠義
人也上問其故去疾曰臣嘗見桑仲為臣說必欲取東
京獻朝廷只待乞兩箇文官與二子上惻然感動命特
與仲二子文官　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字
正夫代州人子弟所試弓馬合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
閔之孫麟州建寧縣死事震之子也　王冠屠宿州
王彦及董先戰虢州界自北王彦及董先屢戰矣

二十二日癸丑偽齊以兵犯翟興中軍興力戰死之先是偽齊劉豫嘗遣偽廸功郎蔣頤持書傳敵語以王封誘翟興興叱之曰我大宋臣也豈肯受敵之偽命不啓緘而焚敵書戮頤于市豫計不行復誘興麾下裨將楊偉泉潤陰約内應以謀害興是日豫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年六十

四月桑仲為神武右副軍統制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

顧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南為聲援朝廷信之議以大臣為都督遂大舉兵即以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是時仲已為郢州霍明所殺矣　劉豫陷壽春府

劉豫偽左丞相張孝純罷以偽右丞相劉麟獨秉政

李横以兵圍郢州霍明殺桑仲于郢州也襄陽走報鄧州李横横初未信三報方信横遂令其衆盡縞素李道在隨州亦縞素皆率其衆會襄陽之兵盡着白衣戴白巾圍郢州聲言為桑仲報仇　詔韓世清世清屯于蘄

州嘗欲立趙令傻為皇帝不克及宣州火被執至行在

坐前罪誅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年五月一日庚申盡九月七日甲子

五月一日庚申朔權邦彦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彦自朝議大夫兵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不書黄具疏其謬繳駁之不聽

三日壬戌呂頤浩以都督之職出北闗門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南為聲援頤浩信之乃有慨復中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師悉歸經畧舉宿將王倓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置忠鋭軍十將偕行是日出北闗門百官班送焉　霍明棄郢州走李横以李簡知郢州遂還襄陽府郢州糧盡李横圍城不退城外麥方熟悉為李横所得又城門盡閉城中乏水横攻益

急郢城西辟乃石崖號為石城城下即漢江漢江猶有舟惟西辟不受敵故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衆數百舟順流而去翌旦橫覺之追已無及矣遂別以李簡知郢州橫乃退兵襄陽　曹成以其衆降于韓世忠初曹成據道州以兵守莫邪關岳飛遣前軍張憲攻關有郭進者趫勇有膂力每以夥飯不飽為言乃自製大馬杓打飯火頭亦笑而與之無忤意軍中呼為大馬杓郭進每隨憲執馬槍莫邪之役進與旗

頭二人先登攻關賊兵拒關進揮槍先進殺賊旗頭賊
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俄報郭進已得關為第一功飛
喜之解金束帶并隨行跟從物賞之仍補秉義郎官軍
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卸甲以所擄婦
人佐酒恣飲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
郤順夫為再興折一臂而死飛怒盡誅其新隨兵責副
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前軍統制張憲皆到掩殺再
興再興屢戰又敗官軍追擊不已再興屢敗率騎走廣

西韓世忠以戍屢敗北乃命董𢧐往招之戍以其衆降有郝政者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為戍報仇謂之曰白頭巾郝政後歸于張憲再興走至靜江界中官軍追及跳入深澗中官軍欲殺之再興曰我是好漢當執我見岳飛受縛飛見再興解其縛曰我與汝是鄉人汝好漢也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謝之　呂頤浩至鎮江府丹徒前軍反呂頤浩至丹徒前軍趙延壽反劉光世命王德王世忠追至建平縣殺之

六月一日庚寅朔李宏殺馬友于潭州韓世忠將至潭州李宏遂有殺馬友之意是時友為湖南兵馬副總管宏為統制因友詣天慶觀朝拜回襲殺于市友之衆欲遁走世忠圍之宏遂盡併其軍友押字如市字果死于市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祇收稅酒錢城外許造酒不許賣城裏賣酒不許造若酒入城則計升斗收稅至今利之

十三日壬寅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劉光世父延慶靖康間在京城受圍及城陷延
慶斬關奪萬勝門出奔死于亂兵中光世以不知父存
亡多以金寶遣人詣僞境尋訪五月有客人自僞境來
得其父之骸骨具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乃云以其骨雜
在甘草把中故僞境官司不能盡譏察或勸光世割皮
滴血以試驗其骨若滲血入骨中真父骨也光世不從
以禮安葬哀戚服以軍事付幕府上章力請終喪不許
奪哀起復至是以捍蔽京口經理淮壖功加寧國一鎮

節制曰數摧巨敵累奏膚功不移寧武之舊邦更莅宣城之名鎮授寧國軍節度使　韓世忠為太尉武城感德軍節度使岳飛為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李横李道率兵犯德安府初李横圍郢州霍明縱城而奔往復州明在郢州也常與德安陳規通書問規藉其通船路也横以為明走投規故有攻德安之心乃申明朝廷謂陳規以德安府順審遂會隨州李道兵來犯德安府規登城請與横相見規以好語謂之且申和好仍送米

百石并油醬之類橫受之規請解兵橫曰襄陽之兵已到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為攻具先是趙彪為桑仲所敗乃投于規至是橫使呼于城下曰趙彪與我約欲獻門一座何不速獻門邪規疑之遂殺彪　王彦為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德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李道為鄧隨郢州鎮撫使知鄧州

七月呂頤浩班師呂頤浩之出師也方至常州前軍趙延壽以本將兵反于丹徒至鎮江府聞桑仲被霍明所

殺頤浩不能支又師病寒熱乃歸行在
五日癸未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朱勝非知
紹興府以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召赴行在所勝非
力乞守越且丐外祠皆不許勝非同都督吕頤浩薦其
才也會言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謂非所宜
任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除朱勝非同都督盖
為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内使勤王之師得以
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必能薦朕克濟事

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怒其朋黨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勝非惶懼亦上會稽印走旁郡守辭不就職勝非嘗曰宰相權位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中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將何以處之辭至數十卒不受兩詔不許詔曰禮義不愆縱多言而奚恤君臣無間于大體以何傷　韓世忠大破劉忠于岳州伏龍崗劉忠為韓世忠所敗以數百人走潭州白面山復聚衆走淮西　蘄黃州鎮撫使孔彥舟叛歸于劉

豫孔彦舟為蘄黄州鎮撫使也劉豫僭偽即令刷彦舟親屬因得其母妻及子共三人賜第處之厚給以禄忽一日有客人至南界問之乃云姓盧舟之親舅境上以聞彦舟使人迎之果其舅也彦舟以家人之禮厚待之軍中呼為盧舅其言劉豫厚待彦舟親屬之故彦舟曰何以質之盧舅出劉豫之文彦舟遂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彦同知樞密院事彦舟在東平府與邦彦有隙而邦彦用事彦舟疑圖已遂反出左右婦人皆嫁之送官

員入山寺中恐為行軍所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無負
朝廷之心所以反者葢疑權邦彥也捷㑹至腫唯攜所
寵宗氏趙氏去至光州界棄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
豫豫厚待之其將陳彥明者率餘衆詣知江州劉紹先降
八月金人遣王倫歸　朱勝非為侍讀孟庾同都督江
淮荆浙諸軍事先除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胡安國繳止之乃除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督勝非
既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有內批云位知樞密院事之

上仍日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經筵實預國論初見上謂卿前日責降非朕意也卿當能亮之存勞優渥恩寵冠一時然後人知上之卒欲相勝非之意

十八日乙巳李横攻德安府不克退兵歸襄陽李横自六月圍德安府未嘗攻城亦未嘗去西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以天橋臨城之西北角樓陳規在城上率軍民禦之填壕不實而天橋陷不可進規以六十人持大槍自兩門出縱燒天橋城上以火斗助之倏忽皆

盡橫亦自焚礮座翌日黎明橫已退兵城下無一人一
騎矣圍城兩月中並無爭戰亦無相傷唯有一將背城
而坐胡床看造天橋規問有能殺賊者乎有牢城兵士
田金請行許之金滿飲巵酒橫槍下城潛身于城壕中
壕岸稍高金在壕中行約至賊所即橫槍上岸揮而刺
之洞胷而卒金復跳入壕涉水而過城上人皆鼓譟規
大喜之除金承信郎
二十七日甲寅尚書右僕射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吕頥浩薦朱勝非綦宗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檜之奸上忽遣使宗禮處取秦檜麻制宗禮在翰苑初未承詞頭莫知所以俄遣一中使來催宗禮不得已赴殿側祗候奏請詞頭上乃宗禮親諭之曰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有言若使臣為宰相可使聳動天下宗禮請御筆付院上乃索紙寫付宗禮退因㸃省其文而不覺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足迹未

到院而麻制已成遂罷檜宰相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職　慧星見赦　淮李勍詐稱徐王伏誅李勍夔州人也詐稱王弟徐王州郡迎赴行在送大理寺鞫勘得實斬市

九月七日甲午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頗羞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効咨若登庸於舊勞又曰馴

豺狼之暴而事無過策卒銷沮于兇謀翊簾幃之政而人靡間言旋復還於明辟凡之謝安心繫於蒼生裴度威行於河朔皆上授旨也　孟庚還行在　撫諭川陜諸路官吏軍民勅成都府利州夔州潼川府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路官吏軍民等朕據戍阜蜀稱沃埜百年無事但知耕耨之及時萬里如家誰知戰爭之為若豈謂中原之釁來從東海之濵越關塞以虔劉並秦雍而毒螫近者身罹于鋒鏑遠者力困於征徭或生生蕩

析而無餘或蠢蠢驚憂而莫保禍流爾衆痛切朕心屬此治戎於南邦未遑展義而西狩輿言榛梗莫救傷殘維天地之涵羣生雖幽而覆育亦至維父母之愛其子在遠而思念愈深向遣輔臣往將使指畢協遠邇之助共圖修扞之功然而外侮内陵歳起繁輿之役行齎居送民逾再籍之勞雖兵家有利鈍之常人心無思斁之攺將帥用命官師即工編氓竭力以應軍須徒旅奮身而効死節永懐愧歎姑示拊存載念事煩慮易者人

之常情兵勝禍生者國之大計尚毋難于督責庶逑底於丕平奠樂土之居旿復如於前日行息民之政當益豫於他時播告有邦咸知至意　詔韓世忠赴行在

解元襲劉忠于蘄陽口大敗之劉忠附于劉豫劉忠駐于蘄州蘄陽口韓世忠下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餘十人逍走北去遂附于劉豫　呂源為沿海制置使劉紹先為沿淮防遏使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　呂頤浩以蠟書結劉豫知應天府凌唐

佐事覺唐佐為劉豫所殺先是建炎三年名知應天府孟庾赴行在以直祕閣陵唐佐陞直敷文閣知應天府金人攻應天府唐佐投拜金人以應天府為歸德府令唐佐知府事劉豫僣之唐佐遣蠟書到朝廷宰相吕頤浩以唐佐之姪孫憲于常州授以閤門祗候俾持蠟書至應天府議事唐佐之妻田氏使門客張約在家與憲同食憲疑之田氏曰無礙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人擒捕唐佐并家屬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

且罵其背國家之恩遂被害豫命出犯由曰朝議大夫
直敷文閣凌唐佐結連以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皆合
從坐特貸命各決脊杖二十送頴昌府拘管由是田氏
暨婢妾五人各遣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
歲㢮杖㢮免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二至五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姚濬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癸巳盡其日

十月六日癸巳劉嶸上萬言紹興二年十月六日右廸功劉嶸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九月四日詔書比以星變示異慮政事闕失内外臣庶直言極諫

無有所諱者臣愚不肖學問膚淺智慮茅塞恭承德音
雖欲冒昧自竭以奉明詔深為幺麽管見不足以裨政
事之闕失是憂是懼雖然豈可以不能而遂已耶故盡
其愚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畧有駕馭
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意宵旰求治于
今六年矣算計見效宜遂底績今也不然坐薪嘗膽日
以外敵為憂邊陲無休息之期社稷有阽危之慮日難
一日歲甚一歲乘輿蹕介在海隅震蕩播越未有攸

底而黄潛善汪伯彦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陛下思上
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唯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曽
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自守不敢失墜也今
也宗廟為草莱湮之陵闕為斧鉞䂓之堂堂四郊戎馬
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彦所以誤陛下
陷陵寢蹙土宇喪生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唐肅宗之
為乎本初嗣服既不為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中國
之謀以至于今號令不行而德義不孚刑罰不威而爵

賞不勸巡幸所過人惟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惟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當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覊棲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為今日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維絡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巡幸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死亡盖上天警悟于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人以小

邦崛起侵侮中原不顧名分扶立僭偽用下僭上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四海聳動羣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忽巡淮甸按撫荆襄拔其英豪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國用不足于此不患無財甲兵不强于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遥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

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竊憤嘆既未能被堅執鋭先啓戎行而服膺簡編討論古昔固嘗忘其昧陋少賛經綸輒為陛下畫七策以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可講者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在東宮當宣和季年頻不得安王黼欲摇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相李邦

彥其時被遇方寵又為後日之計每因王黼譖害浸潤則必委曲覆護謂太子無失德國本不可揺上皇亦悟其言東宮卒得不動既而淵聖嗣極遠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兵遽至城下邦彥諂諛小人本無遠畧遂獻和議耿南仲附之沮种師道不使攻擊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各求其說之勝欲用兵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自餘莫不以講和為是者國論不一武備闕然中州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

信二聖遠去宗族盡從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耿
南仲李邦彦懷感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
根枝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
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
無所不至宜其少緩兵于我矣何乃累年而尚未效耶
和之不可恃亦明矣自古國家强盛如漢武帝唐太宗
方其得志遠方則必併呑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
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强凌弱猶且如

此今乃以譙退仁慈之事望于怙勢恃強貪黷無厭之
尼堪豈有此理哉若以為强弱之勢不相侔縱使向前
莫有能抗則古昔奮臂徒步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
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罷絶和議刻
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
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確守不變
庶幾金人知吾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
不然則今僻處江南財物有限厚賞則吾益困少乏則

無以足其欲小臣則不為遣大臣則張邦昌宇文虛中相繼而反我矣深思熟慮前計後度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契丹至澶淵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吴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輩羞愧無所為説則撼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奸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寇準之功為幸勝今日之論和者其情狀一一出于是苟能息絶其和知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

寛已責則必爲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不可復理行在百費惟以榷貨鹽利爲無窮之源爾養兵十萬而兵食日費無慮七八十萬古謂無三年之藏則國非其國今無一年之積招安日至窘匱日形此豈持久之道故臣愚謂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或長沙審擇一處以安廟主太后六宫百官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量留

兵將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以給之陛下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則饋餉之權宰相宜專主之而責成於發軍使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盡汰浮費加以悠久不患無財至于宰相之職平時則守憲章行故事今則不然宜從陛下介冑馳驅發謀制勝莫遑寧處協濟危難若乃早朝晚見從徒乘馬入政事堂據案呼吏畫簿判花書那移闕次安排親舊差遣而已臣未見其補于中興之萬一也其

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
誓戡大難不爲退計此孝悌之實也遣使乞和空捐金
幣不憚辱已倖僥萬一者孝悌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
必能謀勇必能戰義必能守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
御以威撫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此任將之實也
庸駑下才本無智勇見敵則潰無異于賊與之親厚等
差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
聽信妄誕張大之語冀其朴實用兵之功者任將之虛

文也簡汰其瘦老病弱外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量其部伍申明舊制階級之法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敵首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此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悦幸其無事則已矣教習擊刺呌噪喑嗚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挺小隊皆効敵人紀律蕩然雖其

將帥亦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墟土地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行乎其間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仗馬肅立衛兵走而拜仗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畢既退宰相大臣畢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晨正則駕入而仗出以度日而國勢日卑彼尼堪者晝夜勵兵跨河越岱山電掃中原土地遂有呑吸江湖踐衡霍之意吾

方挾虚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虚文也伏願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虚文憤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寡國威稍挫臣常建言乞進發京師宿衛赴行又降等仗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責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閲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强則中國之變自弭漢高祖大敗成皐與數騎渡河晨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陛下今欲于劉韓張辛四

人之兵有所易置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舍之夷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此苗劉之禍卒爾而作者由此故也臣謂今日在兵必不可易既未有變革之法莫先集天下勁兵以强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兵既不能妄動咸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猖獗不順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

說陛下以報仇雪恥為己任仗義而行天下先須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役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仗建汀南劒邵武四郡可得二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徭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擀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人得一頃正税之外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長沅鼎靖于見教洞丁中簡其精鋭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

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本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强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凡此六條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以圖擇人而為之累歲積日必見功績于是時而兵弗强敵弗畏盜弗息然後歸之天命無所為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求勝于目前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其五曰定根本者豈

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强乎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捘南渡之迹莫過乎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强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為勝春秋之時楚用是而抗衡上國窺周問鼎曹操闘孫權以荆州借劉備則失箸驚恐歷朝建立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營中原則先分戍漢沔晉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之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魏

趙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方城鄧林雖
非天險然漢水為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
淮泗汗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
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并施黔山軍築
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防以正軍繚以弓手民兵牽
制江黃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陜西聲氣相應
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供億且比於漂泊大江之
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

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為不可者
蓋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併呑復
立懷愍兩君皆遇弑殞故帝以瑯琊王憑王封專制江
淮十年之威又因人心未忘晉起而立國然傳祚十世
享國百年强臣内叛苻秦外逼其得存猶綴葉露耳當
時非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亦勢
使然也今陛下父兄在北中無恙穹廬竄帳相與類聚
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

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痛摧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于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駕日遠月忘遂無復國之謀别求建都之所此臣所以深不曉也今河東河北之民知朝廷不復顧念已甘爲金人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兾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歳月無以拯之則恐恨陛下爲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尼堪哉于此而欲建都臣知其必不能然亦何心顧

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過江廣斥堠治盜賊然後精選二三萬人為輿衛于穩密州郡速置營屯居室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援刀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内雖巡幸往来征伐四出而固守不可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鼓勵坐薪甞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所載夏少康周宣漢光

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不足信矣陛下必謂不然
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三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癸巳盡十一月五日戊戌

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被擄而去者衆矣所存亦無幾何黄潛善鄭慤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

方梗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兾考其行事必曽進言恫疑虗喝以恐動聖心故自南都以至淮陽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慼然豈盡出治親齊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佐命之道也為今之計宜于同姓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内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尤出衆人之上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仇敵知趙氏之在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復得

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横心立異姓之

逆圖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一君子

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矣勢不兩立

而乎君子獨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

君子最多而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

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時之功貽後人之輔者

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返崇

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

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君子既久且逺日以消亡矣王安石所用之小人方新而近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求君子而用之不愛爵賞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乎君子未多時而已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未至則名之惟恐其不來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逮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用盡輸之敵國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也夫以賢治

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牣于中原隂長之滋勍興于強敵非得希世異才上下内外參任迭用泰何由復否何由傾乎此存紀綱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也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何漢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劉備用關羽張飛不以加于諸葛亮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非獨其禮之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意亦異今未

有鉅賢碩德立乎朝廷以將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三四人以近時論之曽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徒何況古昔名將乎而偃蹇驕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望其向金人發一矢哉自媿無以稱職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强不可不避乘時而動又不能節制其兵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

害豈淺淺哉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遇近臣以禮貌天下懷才自負之人必願立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豈皆如臣等輩伈伈俔俔下心低首不能為朝廷輕重者哉忝奉內朝班綴之列欲求近侍如汲黯之氣折淮南誠未多得亷馬激與惴惴然于長戟大劒之中卒伍賊人皆得以惡聲詬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氣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夫祿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

褰韄戎服郊迎本朝郎官出使序位在轉運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軍官于簾外倒杖聲喏而退今見在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為之别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存紀綱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去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絶滅史學唱說虛無以同天

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能談說相高不復見諸行事曰此粗迹耳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于衆者則羣議而聚罵之以爲怪物繆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化俗惟係上所好惡陛下力行孝弟則天下爲孝弟者出矣陛下崇尚名節則天下守名節者出矣故今日正當賞廉白而黜貪污崇行義而斥奔競旌能實而懲妄誕貴忠厚而杜殘刻以變風俗苟反此道頽弊日甚必至顛覆而後已至若文詞之

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白黑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戒也靖康二年顔博文詆佞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遜及為邦昌上表請罪則曰仲尼從佛肹之名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臣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陛下宜推類而察之以陟降多士此存紀綱之三事也法度者治天下之器號令者行法度之具信令者出號令之實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

過特守法度固結民心非信不可也真宗澶淵之盟契丹守之百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日敗盟舉兵取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照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金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教之假手借兵以報中國之怨爾失信之禍一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此紀綱之四事也臣稟賦愚下無以踰人然夙夕思之得此七策别為二十條于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畧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

焉以為可行則至誠惻怛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機事之来間不容髮往昔雖不可追然不可謂無可追者而遂已也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于今日乎天豈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雷震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恭惟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陛下出于危難側身悠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撤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矣然任至重者力必强責至大者憂

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望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廼二月金星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日有食之東駕復有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不競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擁六飛縣名栢仁高祖不宿若遂遊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邑衙勞擾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鄉置幽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復中興之志威權損削無可希望揆戈四逸孰能知之唐莊宗末年之事可不畏哉惟有如臣前陳思迎父兄誓報仇敵

奮發強厲有進無退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
怙恃天命之不虞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禾之
旅生不績其麻露體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
也又惟斯民戴宋無已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之故雖
甚塗炭猶未瓦解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幸所過覩之
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甚者田疇荒萊室
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旱之美傳示
四方何以彰德萬一淮泗有警敵騎羣然俱渡大江陛

下又將深尋幽遠則回顧州縣復為虚邑必曰君王尚
且畏辟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
若不望風呼號以事敵人則必推擇賢能以自保治陳
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于此
今宋祚之再興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天下
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之傳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
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仇人役彼荀卿所
以悲而笑之可不鑒乎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爾

然以至誠鼓動羣盜北連懐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而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澤死其志不就復為潛善伯彦所深嫉故無以澤所謀達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猒二帝之徳况于陛下身為子弟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耰優于長鎩奮臂威于甲兵衆四海為陛下之用矣或聞宇文虚中踵邦昌劉豫受偽命專制山東若陛下親總六師遣一介之使往諭至意開示大義許以茅土資其兵力彼之順命猶反覆手皆非

甚難獨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爾夏國事宜張浚已行措置得其聽信稍舒西顧之憂則關中尚可經營不至遽失淮南荆襄藩蔽接連山東合從掣肘之患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勢必分力不得合扯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為期陛下不能掃除妖氛一清國步修上京之廟貌都鞏洛之神皐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修儀物永固龍圖陛下于此時憂憤方已儼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

其與惕息奔走忍恥臨危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絶哉
臣本跡外之蹤無所知名悮蒙殊異重惟職司注記掌
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寇
仇未殄强敵憑陵致陛下鑾駕徬徨百姓未知死所臣
子之義有殞無辭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
欺君震怛于中不能自已戇愚抵首理合誅夷寛仁如
天恃以無恐苟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
竹帛是古人所榮微臣之至願也伏惟陛下留神察而

赦之幸甚　孟庚領姚榮兵四千往建康府　罷劉紹先兵以為福州兵馬鈐轄劉紹先知江州也朱勝非江州安置紹先不甚禮之勝非銜之至是勝非復拜相乃短紹先于上前移紹先為沿淮防遏使紹先至建康而江東安撫大使李光都督府參謀傅崧卿見紹先來索錢糧不喜皆奏其非乃召赴行在分其兵隸劉光世楊沂中以紹先為福州兵馬鈐轄　罷王𡨋趙琦軍罷王𡨋趙琦以其軍分隸張浚楊沂中　知楚州祝友叛附

于劉豫通判劉晏知楚州軍州事　僞齊京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牛臯來降

十一月韓世忠來朝

五日戊戌詔求能還兩宫之人詔曰朕以眇末獲承至尊五年于兹夭未悔禍父兄遠狩歲月寖深雖禱祝而求不忘于寤寐而祈請之使莫效于精誠引領瞻望心焉如疚日者于艱危之際稱秩元祀蓋以温凊急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慄以俟降監載

念國家百七十年之涵養豈無忠義感發懷憤善謀之
士如漢侯生者慰朕焦勞苟鑾馭之可還詎尋常之足
報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聞果行有效
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朕意　廬州壽春府鎮
撫使王亨欲附劉豫巨師古擒送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三